

师生两代人怀着同样的感动，用镜头追随一位名叫王万青的“草原刀客”，时间跨度 20 年。

当地人亲切地称王万青为“刀客”，因为他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唯一一位外科主任医师。

最近，首届上海市大学生影像大赛落幕。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硕士研究生顾红璇等制作的纪录片《草原医生王万青》捧得评委会特别大奖。

上海的大学生，为何会与远在甘肃草原的老人结缘？原来是一部名为《啊！青青的阿万仓》的纪录片打动了他们。这部纪录片是他们的指导老师高宏明教授 20 年前拍摄的，主人公正是从黄浦江畔赴甘肃扎根的上海医生王万青。如今，20 年过去了，这位已经 63 岁的浦江儿女在大草原上的工作、生活还好吗？大学生们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冲动。

初识“有故事”的人

茫茫大草原上，坐着一个戴黑框眼镜、穿一身运动衫裤的清瘦男子，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，用笛子吹奏出思乡的曲调……

这是拍摄于 20 年前的黑白纪录片《啊！青青的阿万仓》开头的一幕。拍摄者高宏明当时在甘肃电视台工作，一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代表大会，遇见了王万青，直觉告诉高宏明，这是个“有故事”的人！随即他追着王万青去了阿万仓草原。

阿万仓草原位于九曲黄河的第一弯，王万青并非在此长大，他是上海人。1968 年，王万青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，毅然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

“我在心里一直认为，阿万仓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不是我生活的地方。上海是我的家乡，我还是要回来的……”说这话时，王万青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异乡的土地上扎根，成为草原上家喻户晓的“曼巴”（藏语“大夫”），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同一位藏族姑娘结婚，在这里生儿育女。

从都市来到草原

“20 年前，我们前去拍摄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草原工作生活了 18 年，可是他说的普通话依然夹杂着南方口音，他所在的玛曲县阿万仓的公社医院只有 3 个人，他和妻子，还有另外一个小伙。不过那个医院是自治州乡级卫生院中条件最好的，有 X 光设备，还有专门的手术室，在当地，会用 X 光机的只有他一个。”高宏明回忆说。

高宏明告诉记者，王万青最初被分配到陕西工作，可是他嫌条件不够苦，坚持要去更远的甘肃，到了甘肃，让他去玛曲县人民医院，可他还是不乐意，还要往更偏的地方走。

从东部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西部藏胞聚居的草原，这么大的落差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位移，更意味着文化上的变迁。首先他要习惯这里的老羊皮袄和酥油的味道，还要和当地人一样到草滩上用手捡牛粪，这些牛粪可以用来烧水、煮饭、取暖。王万青遇到了几乎难以逾越的生活障碍。

“如果我是他，我绝对不会来这个地方，吃的不适应，穿的不适应，又没有任何亲人、朋友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？这不是很痛苦的吗？”王万青的藏族妻子凯勒在镜头前实话实说。

当年，王万青工作的阿万仓乡中心医院，是一座用木头支撑着的房子，墙皮剥落，屋顶漏雨。刚到的时候，他出一次诊要走 4 个小时路，后来骑马、骑牦牛出诊，冬天还坐过狗拉雪橇，再后来才有了拖拉机、摩托车。

王万青在这里做的第一例手术，是为一个被牛角扎伤的藏族小孩，肠子露在外面。如果送县医院，要越过 7 条小河，爬一座大山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人早就没命了。王万青就靠着仅有的牛粪炉子和大电灯泡做手术，把人救活了。那时候当地女人生孩子是在牛棚里，王万青曾经趴在牛粪上为一位产妇成功地做了胎盘剥离手术。

在相当差的条件下，王万青一次次创造了“奇迹”——他在玛曲开创了脑外伤手术，成功治愈了一位牧民儿童；阿万仓草原 90% 的人有了病历卡……

跨越二十年，『草原刀客』感动师生两代人

实习记者 苏善燕
本报记者 钱滢



「草原刀客」王万青近影



王万青全家福，前排左一为王万青，右一为他妻子

他和凯勒结了婚

王万青除了下乡巡回医疗，还担负着培训赤脚医生的任务，他的妻子——藏族姑娘凯勒便是王万青带的唯一的女学生。两人跨越民族和地域的婚姻，打动了当年的高宏明和今天的大学生。

“凯勒貌不惊人，但她读过书会说汉语，当翻译、背水、烧火，成了王万青的好

帮手。一次意外，王万青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昏迷了。凯勒独自一人守护着他，精心照料，直到王万青苏醒了。就这样，爱情不经意地在一个汉族小伙子和一个藏族姑娘之间悄悄地萌发了。”这是纪录片中的一段旁白。

王万青画了一张对照表，将两个人

为《新民晚报》流泪

20 年后，高宏明在课堂上播放 20 年前的老片时，黑白的画面、质朴的语言感染了当代的大学生。同样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，同样的高学历，王万青的那种万丈豪情，恐怕已经很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找到。

后来怎样了呢？大学生们迫切地想了解“未完待续”的故事。他们打算重走王万青当年离乡的路，去草原寻访他。

“王大夫，我们要从上海出发了，你有什么要带的吗？”去之前，大学生摄制组拨通了王万青家的电话。他的回

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：有没有《新民晚报》？哪怕过期的也行！离开故乡 39 年，他依然渴望了解上海的点点滴滴。拿到报纸的那一刻，王万青流泪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想从字里行间感受魂牵梦萦的上海。

顾红璇和同学们得知，其实，39 年来王万青并不是没有机会走。当年，和他一起支边的医务人员陆续离开甘南草原时，因为妻子，他没有走。

1978 年，中国恢复了研究生考试制度。王万青拿着报纸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通过深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

成功遗憾一言难尽

王万青回家的脚步终究没能迈出，于是，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上海读书，可孩子们待不惯又回来了。他的大儿子后来在兰州一所大学学医，毕业后完全可以留在兰州的医院，可他执意回玛曲县工作。

“年轻人太单纯了，我老头子从上海来这里，酸甜苦辣，太清楚了！”王万青对顾红璇他们说，他不希望

儿子的才华被淹没，到最后过着惨淡的生活。

现在他的儿女们都在玛曲，有子承父业当医生的，有当 110 警员的，也有当牧民的。王万青又把希望寄托在孙辈身上。

王万青已在海拔 3800 米的黄河第一曲度过了 39 个寒暑，大学生们问他有何感想？他说：有成功，有遗憾，一言难尽。

20 年前的拍摄者高宏明口述：想把他从草原上“拍走”

我去牧区不是一两回了，我知道，要让一个上海人在那里长期生活，真是不容易。草原是个这样的地方，到了那里你的一切私心杂念都消失了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单纯，可是时间一长，你心里就会涌出一种莫名的孤独。

我们去拍摄的时候王万青已在偏远的落后的阿万仓草原呆了近 20 年，他和他的藏族妻子凯勒就住在卫生院里，屋子破旧不堪，房间小得几乎都迈不开步子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。由于当地平均海拔高达 3800 米，在阿万仓草原徒步走路就相当于在上海提了 30

公斤重的东西走那般吃力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的摄像机没电了，当地没有电源，只有一台柴油发电机，当我们请王万青帮忙给我们的机器充充电，他拒绝了，说：“我这里只剩下 5 公斤柴油了，如果万一碰上手术是要派用场的，不然是要耽误性命的。”王万青的这种敬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感动。

在拍王万青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个私心，想把他“拍走”。后来确实奏效了，《啊！青青的阿万仓》这部片子播出后反响很大，甘肃省卫生厅了解情况后将他调到玛曲县人民医院当外科主任，一开始他不愿意，还埋怨我们，说他更希望留在草原上给牧民们看病。后来，为了孩子的教育，他才同意回县城。



今日大学生在草原上用镜头追随『草原刀客』